

方方
——
著

奔跑的 火光

英芝醒来后，
觉得自己什么也看不见，
眼前晃动的只有那一团火光。



奔跑的 火光

方方——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奔跑的火光/方方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 - 7 - 5675 - 6068 - 0

I. ①奔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长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10935 号

奔跑的火光

著 者 方 方
策划编辑 许 静
项目编辑 储德天
文字编辑 王国红
责任校对 王丽平
封面设计 风信子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 - 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32 开
印 张 6.25
字 数 89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75 - 6068 - 0 / I · 1649
定 价 35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英芝想,我应该怎么说呢?

英芝正靠墙而坐。墙壁上污迹斑斓,一层覆盖着一层。在英芝想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惧时,她便将眼睛落在那里。她使劲猜测它们究竟是些什么。那最初的污迹是什么人留下来的,是不经意的痕迹还是心情的发泄。每一个留在这里的人,都不会有一副好心情,这很显然。

此刻,在英芝正面的墙壁上,面对着她的是一行深红色的字。是血写的。那字歪歪倒倒着,仿佛是一个个散了架的人。墙说:你为什么不爱我?!

唉,这是一个没有逃出爱情魔掌的人,英芝叹想,如果能为爱情而死,也算值了,好歹也曾幸福,而我却又是为了什么?

睡在英芝旁边的余姐告诉英芝,写这行字的人叫芬苹,她的男朋友跟她睡了五年,让她做了四回流产,结果有一天他轻

轻松地告诉芬苹，说他对她从来也没有过爱。芬苹一气之下，在饭里下了毒。那男人被毒死了，死时脸色发青。芬苹在这里等了五个月，然后就被毙掉了。毙她时就是一个春天。那天大家正在说估计现在外面的花开得很放，芬苹也跟着说。还说好喜欢她家院墙后的指甲花。结果来了人，把她提走。所有人都晓得，她永世难回。

高墙的上部，几乎快与天花板相接了。有一个窗口，它在白天总是灰白的，更像有人贴上的一张方纸。英芝从来也没有看到阳光从那里路过。英芝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根本失去了看到阳光的能力。

每一夜每一夜，英芝都觉得自己被火光追逐。那团火光奔跑急促，烈焰冲天。风吹动时，火苗朝一个方向倒下。跃动的火舌便如一个血盆大口。一阵阵古怪的嚎叫从中而出。四周的旷野满是它惨然的回声。

余姐说那是噩梦。到这里来的人，都会做噩梦。而且每一个噩梦都充满恐惧。

但英芝知道，并不完全如此。

英芝说,让我一切从头开始吧。

英芝一开口便泪流满面。让她说自己的故事令她心如刀绞。但英芝明白,她必须说出一切。她若不说,就算她死了,那团火也永远不会熄灭。

二

开始的日子是在秋天。

对于乡下女孩英芝来说，一年四季中的每一个日子都平平淡淡。这一年她高中毕业。英芝没考大学。大学对英芝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，花费那么大的劲头去读书又是何必？村里的春慧读得眼睛看不清路，而永根就如同一个傻子，他们都是英芝的同学。英芝常常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。比方夜里走路，春慧就要拉着英芝，比方自行车掉了链条，永根就要求英芝帮他装上去。英芝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他们俩那个样子，是一件高兴的事情。所以英芝没去考大学。她毫无沮丧之意。出了校门，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走进学校，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不去上大学是她本来的心愿。

英芝住的村子叫凤凰垸，离县城只十几里路。知道凤凰

垸的人都说这里的人精明。但凤凰垸却并没有因为精明而富起来。英芝的家境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上。英芝的爹虽然在田里干活，可英芝的妈却在村口路边开了个小店铺，卖点柴米油盐，比起那些光种田的人家，手上就要活泛一点。除了凤凰垸最有钱的三伙家之外，还真说不出哪几户人家比英芝的家里更富裕。

关于凤凰垸的精明都落到三伙一个人头上的老话，英芝小时候就听讲过。三伙上学一直上到了县中。三伙当红卫兵一挥手人人都跟在他后面跑，一直跑到汉口。三伙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，然后就赚一笔钱回来。如此之类。凤凰垸村里的人冬天没事干时，最喜欢议论的人就是三伙。三伙的爹是个歌师，方圆十几里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，都请他上门去唱。红喜唱戏，白喜唱丧。日子再苦，从没见他家苦过。三伙的爹死后，家里没人照顾，三伙就不再出门。三伙接下他爹的事情。三伙当然没他爹唱得好，可那有什么关系？三伙自己拉起了一个班子，名字就叫“三伙班”。倘有人要请唱班，只找三伙班就是。三伙骑个自行车，东村跑西村串，一家喊几嗓，吹

唢呐、敲鼓、扯胡琴、打板的，一下子就找齐。三伙不吹不弹不拉不唱，只在当中抽头。三伙嘴能说，人又舍得做，结果做得比他爹名声还响。三伙在村里最早盖砖房。红瓦白墙，屋中间吊着电灯，晚上灯一亮，明晃晃照人脸，看红了村里多少人的眼睛。三伙的本事在于不管世道如何变化，他都能赚钱到手。英芝的两个哥哥，一心想做三伙这样的人。下广州上东北，皮都脱掉三层，回来时跟出门时一样穷。其中一个还闹下一身花柳病。三伙在一边看得哈哈大笑，他笑起来像风声呼啸，那风从你头上刮过时嘶嘶炸响，让人恍然觉得自己的肠子正在被他一根根地笑断。英芝两个可怜的哥哥只好在三伙的笑声中回到他们的老地方——一张麻将桌上。三伙说，干这个的就别想干那个，干那个的就别想干这个。这是天数。你想改就改得了吗？

三伙已经快四十八了，脸皮老得像英芝的爹一样。而英芝的爹比三伙大上十岁不止。三伙指着自己的脸说，科学家说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多，人就聪明。我呢，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已经长满了，脸上这些是从里面漫出来的。三伙总是这样唾

沫四溅地吹嘘自己。英芝从三岁起就讨厌他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

三伙却从不知道英芝对他的厌恶。英芝毕业的第二天，他竟颠颠地上门来找英芝。

心闲的英芝正在院里跟侄儿茗伢打扑克。三伙说：“英芝，回啦？”

英芝没抬头，嗯了一声，又对茗伢大叫：“不准痞牌。”

三伙说：“英芝，玩这有么意思？一分钱也挣不到手。”

英芝一翻白眼，说：“我又没想挣钱。我爹妈养得起我。”

三伙一笑，说：“爹妈能养你到老？”

英芝嘴上没说话，心想倒也是。茗伢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我姑爱玩牌，么样？”

三伙说：“要是有个赚钱的机会，你问你姑是玩牌呢还是赚钱？”

英芝心里“咚”了一下，暗道那还用说，哪个不想赚钱呀。可英芝讨厌三伙，没直接答他的腔，英芝对茗伢说：“出你的牌，屁话少说。”

三伙说：“不想赚钱？”

英芝说：“这种好事，哪轮得到我？一个大王。”

三伙说：“要是轮到了呢？”

英芝大声答道：“我干么事不赚？”

三伙乐了，高声笑起来，又有嘶嘶嘶的声音从英芝头上拉过，跟拉锯子似的，令她头疼。英芝说：“要笑到别处去笑。我听这声音就头疼。”

三伙说：“好好好，下面我就说个让你头不疼的。”

三伙说农村而今办红白喜事，唱戏哭丧没人听了。时代变了，老把戏没市场。现在大家爱听流行歌。特别是听香港和台湾的歌曲，哼哼哈哈的没个听头，可就是有人爱听。所以他把“三伙班”人马全部换了。他投资买了一套卡拉OK，还买了喇叭，又找了几个年轻人跟着唱。上月带着那些东西到柳家洼，哪晓得，台子一搭，音乐一响，人群像水一样流过去。结果一连搞了几场，大受欢迎。听的人点歌点得忙不过来。现在连江对岸的人都划船过来接。过个把月，高考公榜，那些有伢儿考上大学的，必定要摆酒席。已经有几家到他这里来预

约了。现在的价格，请一场五百块钱。生意好时，就提到六百一场。加上点稿费，各人一摊，差不多唱一场一人可以赚到几十块。

英芝先只是听，听进去后，就觉得确实是个好生意。嘴上却还说：“你有人了，找我干什么事？”

三伙说：“我那里有三个男伢，一个负责换碟，两个伢儿唱，倒也够。可是女伢只一个。女伢少了，观众听起来没得劲，我晓得你的歌子唱得好，我有一回过年听你唱过《九十九朵玫瑰》，唱得蛮好。你入不入伙？”

英芝心里惊喜万分。唱歌本来就是她喜欢的事。如果能像歌星一样又唱歌又赚钱，那不更好？可英芝还拿着架子，说：“你拿我开心吧。”

三伙说：“我开你么事心？今天下午就有一场，上场就有钱。你不信去一趟，没拿到钱我围你屋里爬三圈。”

三伙的话说到这地步，显然也不是骗人。英芝忙说：“那好，我去。”

三伙跟英芝敲定碰头时间，就走了。三伙一走，英芝立即

把牌甩了。几十张牌从空中撒落一地，气得茗伢一边捡牌一边骂：“唱唱唱，唱了去死呀。这么好的牌，白起了。”

英芝说：“你咒我，我死后变成鬼也要撕烂你的嘴。”

英芝说着便跑进屋里给自己挑套衣服。英芝的衣服没几件，上学穿的有，上台穿的就没有了。英芝找不下衣服，就上灶房找她妈发脾气。英芝说家里再穷，也得给姑娘买一套可以上身的衣服呀。英芝是家里的独女儿，一向在做妈的面前骄横惯了。英芝妈说你哪件衣服都比我的好，怎么不能穿？英芝说没一条好看的裙子。英芝嫂子见吵，就拿了她做姑娘时的一条裙子给英芝，说是她反正穿小了，不如送给英芝。嫂子的裙子是淡红色的，上面起着一些黄色的小碎花。领口尖尖着，背后还有两根带子系成蝴蝶样子。虽然有点旧，可英芝穿上身后，倒也显得蛮好看。

三伙一见英芝如此，眼睛就亮了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会打扮最好了。”

唱歌是在老庙村。因为村后有座老庙而得名。老庙村离

凤凰垵有四十几里路。老庙村村长给儿子办喜事，特地开了卡车来接“三伙班”。三伙在车上拿了歌单给英芝看，问英芝会唱哪些。英芝看几眼，说差不多的都会。学校门口有几家卖衣服的店铺，成天敞着喇叭放歌，想不会都不行。三伙说，那就点几首喜欢的。英芝就点了《心雨》，点了《十五的月亮》，点了《千纸鹤》，点了《常回家看看》，最后还点了《九十九朵玫瑰》。三伙说这支歌非得唱。所有的歌对英芝来说都熟悉不过。换碟的男仔叫文堂。文堂说，正式唱之前，还是试着合一下，免得到时候跟不上。

村长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房，面向马路的外墙还贴了明黄色的瓷砖。望去比三伙家的房子还要气派。隔得老远，就抢人的眼睛。三伙说，村长就是村里的皇帝，所以得用皇帝的颜色。三伙跑的村子多，他的话就是道理。

唱班的台子搭在村长东屋的窗下。与大门稍稍错开。台子有两张大床那么大，一尺半高，上下十分方便。这是三伙亲自设计的。底下是木条钉的架子，上面铺着木板。由八块拼成。拼装拆卸都极其方便。搭好的台子上还满铺着红色腈纶

地毯。地毯很旧，不晓得是什么人淘汰给了三伙。音箱有两个，立在台前。正儿八经有麦克风，撑在中间，就像领导作报告，有模有样。台子搭好，电源接通，音乐响起，人就围了上来。

这一切，都令英芝意外。英芝对三伙的讨厌仿佛也因此而改变。英芝对三伙说，想不到真不错。三伙说，不是吹牛，方圆几百里内，就我这个班子最豪华。事情就得这样做，请班子的人，讲的就是个排场。我这里就是要他讲个够。这样他才开心，要不，哪个请你？

英芝想，三伙就是有他的一套。

人家办婚事，客来客往，“三伙班”就只管一曲接一曲地唱。喇叭放得很响，村头村尾都听得见，站近了还有些炸耳。有人点歌，也有人献花，实在是很好玩。英芝头一回上场，并没有紧张，反而觉得刺激，于是亢奋。一亢奋，就超常发挥。英芝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唱得这么好过。一首歌唱完，围观的人都使劲鼓掌。新娘还没有接来，客人们都在聊天说笑，说得开心时，也乱七八糟地点歌献给某某某。献歌时把人名一点，

就会有大笑冲天而起。村长因了这些笑声，开心得要死。没结账就先给每人塞了十块钱。三伙对英芝说，这十块中有五块是他的，这是规矩。

村长儿子的朋友不少。一伙人反反复复地相互献歌，说笑打骂，把烟头丢得满地，闹成一团。唱着唱着，他们就把一个高个子往台上推。推时还叫：就要和那个穿花裙子的女伢对唱。那高个子不肯，使劲反抗。围观者都大笑着看热闹。一个黑胖子说：“贵清，你只要唱了，昨晚上输的钱一笔勾销。”另一个光头的人也说：“是呀，你只要唱一支歌，你输我的那笔钱，也算了。”

叫贵清的高个子停下挣扎，说：“你们的话当真？”

光头说：“哄你我就不得好死。”

黑胖子也说：“哄你我就是个王八。”

贵清就笑道：“光头和黑胖，你俩哄不哄我，照样一个不得好死，一个是个王八。”

贵清话音一落，台上台下的人都笑得一哄。英芝也笑了，她觉得这个叫贵清的高个子说话蛮有水平。

贵清一步跳上台来。他摸摸头，说：“唱么事？我还不晓得我会唱么歌。”

台下就又笑。光头说：“就唱那个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。你打牌时唱过的。”

这边一闹，围观的人更多。连进到屋里的客人们也都跑了出来。三伙高兴，忙低声跟英芝说：“英芝，全靠你了。唱亲热点。效果好，点歌的人就会多。”

英芝自是明白三伙意思。她上前伸手拉起了贵清的手，将他引到台中间。然后让文堂起音乐。台下的哄笑声更高，连口哨也响了起来。

英芝一往情深地对着贵清唱。但到贵清开口时，却发现他跑调跑得一塌糊涂，根本无法把歌唱下去，而台下的哄笑已成狂笑，口哨亦更加尖锐。贵清一紧张，就跟不上词了。英芝低声说：“莫紧张，你跟着我唱。”于是英芝帮贵清唱了起来。英芝唱时，时而作深情凝望状，时而将头倚在贵清肩头。媚眼丢得台下一阵阵鼓掌。英芝以往上学时，放假回家，常下田帮妈妈干活。从那里学会了打情骂俏。这时候在台上，她便轻